

## 金墜子

每每經過外婆房間，常瞥見深褐色實木電視櫃上擺著一幀黑白婚紗照。窗光投射，細看那壓克力框上滿是時光沖刷的痕跡。相片裡的女子頂著一頭復古微捲樣式的烏黑短髮，十分俏麗，神情稍顯嚴肅，眉眼藏著傲氣，纖細的頸子上掛著水滴形狀的純金墜子，以細細的金鍊子串著，雪白稚嫩的右臂輕挽著一名儀態端正、一身西裝筆挺，彷彿日本武士一般的男子。那是我的外公，而金墜子是他送給外婆的生日禮物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外婆便時時刻刻戴著那金墜子，無論到哪都未曾摘下，就像是她的標誌一般。因為是純金的緣故，自然是不怕掉色，洗澡、沾水也從不取下。小時候我總看著那墜子在外婆脖子上搖搖晃晃，光線折射使得它閃爍金光，發出叮叮噹噹、清脆如銀鈴般的聲響，逗得我樂呼呼，像顆小鈴鐺。

猶記我年幼時，外婆曾有一次粗心誤以為自己將金項鍊給弄丟，最後看見它安穩躺在小皮包中時，她旋即紅了眼，斗大淚珠像顆顆剔透的小水晶般掛在眼眶。從來我都只知道它對外婆似乎是極其重要，卻未曾曉得它從何而來，又為何令她如此珍視。直至那時外婆才自個兒說起：「你阿公他是個老實人，一直都是平平淡淡過生活，他從不會準備什麼驚喜，也沒在替我過什麼紀念日，只有唯獨年輕時那一次，他曾有一年生日時送我這顆金墜子。」平時霸氣大方的外婆竟語帶羞澀。淺嚐這句話，我抵到一抹甜蜜的清香。

這下我可明白了，原來是個定情物。

於我而言，外公外婆是對令人敬佩的夫妻，他倆的故事我可聽得多了。在民國五十年那保守的年代，跨越十二歲的年齡鴻溝，主管與小員工談起戀愛，那年外婆才不滿二十。想當然爾在過去的社會風氣中，相差十多歲的戀情是必定會受到家人反對，不過這小小女子卻十分硬脾氣，毅然決然便搬出家中與愛人自立門戶，倔強得很。外婆每每說起那段青澀歲月，總得提及約會的時光。他們一到假日便往戲院跑，外公是受日本教育的，在日式文化淘洗之下特別愛看日本電影，外婆總隨著他到當時大稻埕的第一劇場看戲，看著看著，便多牽了四個小娃兒同去。「你媽媽和阿姨、舅舅他們最愛跟著我和阿公去看西洋電

影，害得我們都沒能單獨約會，總得拖著四個小電燈泡們。」雖吐著抱怨的話，外婆臉上堆起的卻滿是幸福洋溢，不僅飽受戀人疼愛，又攜手共組一家六口，任誰看都是美滿的生活。即便是不曾伴他們走過那數十年光陰的我，單是見著外婆對金墜子日日隨身佩帶，就已明瞭這對愛侶對彼此的珍視。

不過這與我兒時記憶中的外公外婆卻是大相逕庭，他們年輕時雖是濃情蜜意，但一如尋常夫婦，老來兩人待在家中一翻兩瞪眼，互看不快是無比稀鬆平常之事，年幼的我常向大人們告狀：「他們就是每天都在吵架，吵個沒完，且什麼都能吵！」這話可是說的真真地，誰要負責掃地、誰又把浴室地板弄濕、誰要幫誰泡茶、為何不自己泡、垃圾車要來了垃圾為何還沒收好，沒有任何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無法激起兩人的熊熊怒火，小小的我坐在地上與玩具相伴，卻一如身陷戰爭場面，頭頂飛過的都是台語拌嘴的連珠炮，深怕自己也被掃進其中。每當二人激動地溝通，我總見小金墜子在外婆的頸子上也激動地彈跳搖晃著，叮噠作響，像隨著主人一同大聲叫囂抗議般。

常聽大人們說，人愈老總愈像個孩子，外婆便是如此。她強勢又頑固的個性在老來以後更加明顯，彷彿返老還童，被磨去的棱角全長回來，且針針刺向日日一起生活的另一半。當時還是幼兒的我，只見外婆對外公似乎張口就是嘮叨，挑起戰爭也常是她，總覺得外公事事都讓她不滿，如刻意逆著毛流撫摸貓咪似地，處處激怒外婆。

畢竟兩人小吵的戲碼天天上演，外婆打電話給女兒們發洩怒火亦是尋常，不過那個星期六，媽媽接起的電話是外公撥出的。「外婆離家出走了，還說要去跳河。」她著急地告訴我。語畢便動員全家大小瘋狂打電話給外婆，但她那樣尖銳又固執的人可是如何都不願接起。最後因真的聯絡不上，鬧到報了警才好不容易尋到人。她在電話另一頭哭哭啼啼，一如青春期鬧脾氣的女孩子，「我今天不過念你爸爸兩句，他就說我像電視新聞裡的壞女人一樣壞，我高鐵票都買好了，要搭去高雄跳愛河！」聽見這一句可是真令人哭笑不得，賴著家人們個個好說歹說才將哭鬧的夫人暫請回家。

眼看外婆將自己關在房間中，大家是輪番上陣地進去好言相勸，這著實是

我第一次看見言語總是犀利、理性俐落的外婆如此脆弱無助。「我這輩子嫁給他，和他生了四個小孩，天天買菜煮飯打掃，為他付出幾十年，他有給過我什麼嗎？連生日都沒在幫我過，幾十年來就只送過我一次生日禮物，我有要求他回報什麼嗎？」淚水連番滑落。正想著外婆怎麼脖子空蕩蕩地，這才注意到金墜子被取了下來，這是頭一次我見外婆沒戴著那金鍊，好似這也是與外公抗爭中的一環。

這次外婆可是鐵了心要冷戰，外公仍時不時若無其事地問著「午餐要吃什麼？」這等沒意義的問題，雖說老頭子次次被老婆打槍，憤怒地要他自己想，可外婆再怎麼嘴硬，我仍發現沒過幾日那小金墜子又悄悄地溜回了脖子上，牢牢地懸掛在那兒，一如往常。

直至這時，我方了解外婆仍是幾十年前的那女孩，對婚姻的起落偶爾怨嘆不滿，心眼卻依然看得清晰，沒有任何人比身邊這個他更重要，畢竟深為妻子，她永遠都在身後守護著這個一起建立的家。她將青春嫁予外公，從年少跟到白頭，為他付出而不求回報。也就是這麼一顆金墜子，定住了這一生一世，無論歷經多少風風雨雨，看透人情世事，都還是「我與妳」。

隨四季遞嬗，眼看孫兒們個個長大成人，忙著讀書考試，當我們正庸庸碌碌地上學、補習，外公外婆卻已只能百無聊賴地對著電視機說話。「他們真的都老了。」這是我國中時得到的體悟，不再像過去一般能帶著我東奔西跑，甚至長了外婆十二歲的外公，體力已緩緩隨時間的輪轉消逝在歲月之中。漸漸地，也不再愛和外婆拌嘴賭氣。一天許有大約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在睡眠。不過一如以往憨厚老實的個性，外公依然將該做的每一件家事都辦得妥妥貼貼，收拾回收、倒垃圾，五層樓梯的公寓仍吃力地爬上爬下。或許就像天天掛在身上的金墜子，即便再有份量，尚會因為習慣而忘了配戴在身上它搖擺晃蕩的存在。一切太過習以為常，外婆仍對這些生活習慣常有埋怨，畢竟她的年歲尚輕，還未感受到年老的不適，依舊時不時單方面發脾氣，怒氣沖沖地向兒女抱怨。

直到兩年前。

高中後太過專注於社團與學業，我竟未感知到外公退化速度之快，直到那日母親告訴我，一直行動自如的外公突然雙腿無力、無法走動，甚至忽然尿失禁。一切都太突如其來，連天天共住的外婆也驚得措手不及，那段日子她總是心不在焉，顯然並未預料到時時使她氣急敗壞的丈夫竟已如此衰老，生活劇變像巨槌重重敲在外婆心尖上。在此之後不久的二月，只是一次尋常身體檢查，外公卻住進病房，再也沒有出院。外公臥病在床的這兩週，是我此生見過外婆最溫柔的時光，她輕撫他的雙頰，像撫摸幼兒一般，輕聲在他耳邊說道「你要快點好起來，我們還要回家一起過年。」我看見她另一隻手悄悄輕捏著那小金墜子，一方面彷彿在向它許願，好似是個傳聲筒，對著它說話就能讓昏睡的外公聽見她的請求；另一方面又好似在向它懺悔，「你若醒來，回家要喝幾杯茶我都泡給你喝。」她噙著淚說。年紀的差異使她無法同理他的無力和需求，因為未曾留心這一切，她心裡清楚再也來不及與他品味平凡時光的美好。

喪禮那日，外公躺在實木棺槨中，面帶妝容卻早已難掩蒼白，八十九歲高壽離世，未受長期病痛所苦，兒孫們雖悲傷卻也由衷祝福，心知肚明這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，現場唯一人全然無法接受，在棺木旁像孩子般嚎啕大哭，奮力踱著腳，大聲嚷著外公全名「你快點起來陪我！你不准先走，你說要陪我到一百歲的！」外婆大聲哭喊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險些暈倒在喪禮會場，而我看著金墜子在外婆脖子上隨她掙扎，任衣服的摩擦強力搖晃，彷彿就連這小小墜子也不願接受事實。誰也難以想像，平時看外公全身都不順眼的外婆，在這時刻卻是最真情流露，她可是標準的刀子嘴豆腐心，滿滿尖銳之下藏得可是未曾消逝的愛。

時光都到哪兒了？我細細琢磨著。

兩年過去，外婆仍然天天到神桌前輕聲呼喊他的名字，「陳明哲，我今天有去運動喔！」、「陳明哲，我今天沒有哭了喔！」，彷彿人就在身邊一樣地報備著。偶爾外婆仍會突然低潮襲來、紅著眼眶，「你一定要在上面等我喔，不准先投胎或是去找別的女朋友。」她總這樣和外公說，語帶些少女般的小脾氣與嫉妒，手心輕捧著的金墜子，彷彿捧著顆時光膠囊，埋藏著數十年光陰。我只心想，阿公那樣「古意」的好男人，一輩子從一而終疼惜著外婆，他肯定會等著

的，就似那顆金墜子，一甲子也未曾生鏽褪色，他們的愛亦是，光芒不曾消逝，一次便是永恆。